



金石文叢稿本

肥後薩摩
對馬

四十四

特別
千10
4622
44



410
4622
44

孤山遺稿卷十二

從五位下佐渡守松井君神道碑

黑川真道藏書



藪孤山名肥後人

君諱康之字胃助後更新助源姓以松井為氏考諱
正之妣荒川氏君仲子也幼仕幕府光源公嘗請假
拜勢州

廟既往會三好義繼等作亂弑幕府君一門死之封
邑皆沒君還無所據我 先君泰勝公奉幕府弟靈
陽公出居江州君往謁之遂經歷諸州以謀恢復永
祿十一年織田公應教討賊君帥其徒屬馳至屬我
軍攻箕作力戰獲首級靈陽公織田公皆賞之初賊

肥後

陷我勝龍寺城、公伐而復之、君亦從焉、遂依我、待以賓禮、十二年賊圍幕府、公救之、戰于桂川、君奮擊敗之、幕府賞之、親賜卮酒、公以君英武出衆、大欲留之、賜食祿、配以義翁主沼田氏、龜元年從擊元賊攝州、攻御牧、獲首級、被五創、二年從破賊住山及戶埜、興福寺僧黨賊、從平之、皆獲首級、三年從攻高屋有功、天正元年織田公益封、公西岡有豪族物集女者、不服君手、刃之、竟平其族、從陷澱、屢軍河攝、攻貝塚、先登破郭、獲首級、織田公賞之、連戰河州、皆有功、二年從陷三箇、攻石山、陷萱振、破賊飯森、屠新

丹
塚、三年擊越前、連戰有功、四年從攻石山、屢有功、攻塚溝、先登、五年從攻狐塚、獲首級、賊潰、追破之、長尾紀州平、皆有功、從陷片岡、攻志貴、伐丹波、六年再伐丹波、遂伐舟後、大問與毛利氏西爭山陽、公援之、從圍神吉、攻志方、還陷丹波、諸壘、遂伐丹後、再援大問軍、還伐丹後、又西攻伊丹、有功、守屏島、敵圍之、君固守不出、來虛急擊、大破之、織田公大賞之、七年從滅丹後、援明智光秀、陷鬼嶽、公還、獨留君、援光秀軍、竟平丹後、公封丹後、嘉君累年有功、賜采邑一萬三千石、為元老、守久美、始為二軍、玄蕃公子將左

軍君將右軍大閤圍鳥取。公遣君帥水軍援之。會毛利氏使驍將鹿足元忠納糧城中。抵湊河。君授戰略。桑原才藏親披商者服。乘小舟謀敵。才藏放火上風。燒敵船。戰合。元忠奪我旗。君怒。與麾下數人躍其船。短兵奮擊。獲元忠。大閤聞戰急。遣兵救之。而君旣獻捷矣。是時君身不被甲。殊覺便捷。大閤嘉之。曰。輕服便舟。可以為法。遂進燒雲伯海邑。奪船七十餘。因州平。織田公賞之。大閤亦賞君賜寶刀。十年從伐信州。光秀弑。織田公以世子婚于光秀故人。皆疑我。君遣使丹羽長秀告。公之無貳。大閤貽書于君。嘉

乘
公及君忠誠。從陷丹波賊城。賊奪我佐野。君與玄蕃公子擊復之。公老。世子卽位。是為松向公。光秀誅大閤益。公封且命。以封內七千石。地益君采。併原二萬石。公手及一色義有。遣君拔其城。從攻濃州諸城有功。十一年從攻龜山。乃謀城中。乘虛先登。降之。從攻越前海邑。十二年大閤與東照殿下相持于小牧。軍不利。將班。東軍來之。幾敗。公及軍君為先鋒。擊而却之。力戰獲首級。大閤大賞之。賜寶刀。後殿下入洛。召見。曰。小牧之役。卿驍勇擢衆。竭力其主。

衝

寡人嘉之久矣。賜寶刀。大閤還自小牧。從陷加賀井。攻竹鼻。南伐勢州。十三年。從伐紀州。屢有功。大閤以君多功勞。特賜其姓豐臣氏。及菊桐服章。又賜君大孺人養老田。大孺人沒。後併賜君云。從伐越中海境。十五年。西伐九州。從圍巖石。敵火牛衝出。諸軍擾我。獨以有備不亂。大閤望見。遣使謂君曰。卿之將略。今復觀之。遂伐日州。十六年。

此
遇

帝幸聚樂。特恩命君從五位下。佐渡守。十八年。東伐相州。從襲韭山。破其郭。北役也。夜出師。間道。君豫多具鐵。歛過嶮。即夷。以故得速。拍壘。大閤聞而嘉之。以

令諸軍。軍之具鐵。歛由君始也。關東平。從檢奧羽地方。還賊復起。君塗聞之。反軍擊陷數城。大閤大嘉君功。賜良鎧。後營伏陽。君與役事。一日。大閤巡功。召問奧羽戰事。君具對。大閤曰。吁。子勞矣。可屢役乎。即日命歸休。文祿元年。從伐朝鮮。陷巖山。昌原。二年。攻登萊。陷昌安。攻晉州。先登陷之。歸自朝鮮。大閤以君累年有大功。割石州之半。封為列侯。君固辭曰。陪臣事寡君久矣。今比肩同朝。豈人臣之義哉。其事乃巖然。大閤益嘉君忠誠。賜采邑于畿內。曰。卿嗜茗理菲薄。邑入。聊給薪炭。其勿辭。伏陽成。賜第宅一區。如諸侯。

四年大閤殺其嗣秀次先是公借之黃金百鎰石
田三成諧公曰某受嗣君金是黨之也大閤怒詰
公公懼自幽于邸三成等謀將矯命逼公自裁
公聞大怒曰石田孺誓不兩立寡人將為國誅賊子
然後就死耳君諫曰諺云投鼠忌器三成雖賊勢同
社鼠君侯縱使自輕獨如天公大夫人何公默然
良久曰事一委卿其熟計之君欲納金會公府匱乏
乃詣

東照殿下訴之

殿下會疾召君臥內曰方今奸臣伺釁非卿等奔命

之時也卿盍折簡徵之乃賜金如數時暑熱君敬跪
盡言汗徹衣外乃賜手扇揮之扇面有親書小字珍
藏傳家遂詣大閤曰寡君以匱乏故借金嗣君非賜
也今使陪臣某敬還金且白公之不與秀次於是
大閤怒釋反金呼公小字曰與一郎昔不從丈人
叛豈以百金動心者哉親手割瓜賜君曰子焦心幾
日矣汰之可當是時微君公幾危矣公益大君功
約以翁主配君嫡子慶長三年大閤薨班寶器諸侯
君亦與焉四年三成等謀危
東照殿下公患之乃和加賀侯于

殿下以折其謀君與有力焉

台德殿下屢賜書勞君三成復讒公于

東照殿下陳謝未釋時君疾強起往

場

殿下使謁者拒君曰疆場未戍乎城壁未修乎兵甲未備乎子去矣寡人將且夕與子從事丹州之野君

退先就所善諸執事徐陳公之無貳

殿下乃釋然召見君反益親公益封公豐後杵

築五年命君及有吉立行往鎮杵築三成等倡亂屢

貽書招君君皆却之於是起故豐州侯大友義統徇

豐州州民多從之攻杵築君善守禦卻之中津老侯

聞杵築急救之前軍先至君出城俱大戰石垣原先

登力戰手殪二人體被創痍遂破敵兵而中津軍為

敵敗走君前後受敵退據實相寺山會中津次軍至

君夾擊大敗敵軍奪帥徽義統降君從中津老侯攻

安岐富來降之

殿下既誅三成等益公封移豐前杵築如故於是

益君采五千石島藁田千石併原二萬六千石遷將

左軍守杵築初石垣原之役君以寡伐衆先折敵鋒

非中津軍敗績幾一戰麈敵矣故熊本侯中津老侯

皆交章上君功

殿下召見曰、卿忠勇無雙、寡人將原封之、然石州之讓著義前朝、可復污哉、豐有間田、卿強為寡人判之、君遂兼判公田一萬七千石事、沒君世終不徵其租、雖名判實封之也、十六年冬君嬰病、公日夜慰勞、屢臨其第、

寶

殿下聞之、三賜秘藥、人皆榮之、君亦自知不起、獻寶刀以謝其殊恩云、十七年正月二十三日君沒、春秋六十有三、葬于杵築寬永中、妙解公徒封肥後、追倉君功、命建一寺以改葬焉、君年十九始隸我軍、四十五年夾輔公室、終始如一、豈古所謂腹心股肱者

邪、其病革也、聚家臣盟曰、老夫瞑目之後、諸君所不盡力于公室者、有如盟書、遺命藏書公府、君忠誠動人主、不獨我、先公親任、歷世幕府、莫不優遇、君以名族夙負聲譽、雖為陪臣、一時公卿多與抗禮、麾下多勇士、君能撫順、得其死力、故能每以寡克衆、君沒至有殺軀以殉者、長于治國、善謀略、嫻辭令、然君嘗自嘆曰、士當推武自著、吾結髮從戎、大小百餘戰、斬將擄旗之功、未嘗後立行也、然天下語我二人曰、百事不修、咨康之、執戈縱橫有立行、若吾武不及立行者、以吾有文事也、君多技藝、皆究其妙、足名一家、故

擧

時稱君曰名人佐渡名人猶名家也。大閤嘗欲營人
茶亭使君擇勝地君指一山大閤喜曰此山待卿顯
宜冒卿姓遂名曰松井而君所經歷徃徃有呼其姓
者其為時人尚羨如此君六世孫今致事大夫大山
君追建碑石徵文於慤唯君功烈之盛而碑幅有限
謹閱遺狀存其梗概銘曰桓桓先公有烈其勲班
瑞胙土封此天藩孰輔翊之維松井君如鳥斯翼如
龍斯雲懿歟相業百事孔飾師旅饑饉足兵足食泚
泚讒夫危我社稷讜言解紛罪人則得聖亦有云文
有武備我有三軍君為之師曰左曰右如臂指使麾

之鼓之靡敢退避孤城子子原野茫茫嘉謀內運威
武外揚誰謂我寡摧堅折剛屢戡兇亂公室以張
公曰嗚乎予念乃烈錫以采邑世世勿絕君沒百載
豐祀莫闕追鎬追鎬遺聲維石哉薛

井君冲嘿墓誌銘

秋山玉山

君之六世祖蓋曰柴尾將監世仕菊池氏菊池氏滅
其子孫竟流落民間云君井上氏諱有基字冲嘿號
雪溪先生祖諱淨圓祖妣某氏考諱理安妣某氏生
君及女某子肥州墅田村而卒再嫁長溝氏二世皆
微君自多穎悟好學常自曰丈夫不學則已學則獲
天下名儒君子者為之附尾不游則已游則與海內
賢豪士而為之左提右挈焉能區區雌伏草莽與昔
師村夫子之下上其駟以嘗吾技為我則有長風千
里之志焉州文學藍田熊先生奇其言迺挾往東都

為通謁於其所師事朝散大夫國子祭酒林慤字先生先生者蓋世泰嶽也。後之游者亦皆翽躍鳳翔焉。君喜曰：我得吾願矣。於是日夜孜孜，誦昏不厭。正德五年乙未，我靈雲公聞其貧肆業社中，躬比舍人，都膳也。惘然賜之白銀若干為資，令無衣食之虞。將以固其志，獎成之。君愈益憤懣，卓尔日上，屢以林先生會說經於大成殿東廂，能者稱善，享保四年。己亥，朝鮮使者來聘，修盟國子先生褒然率弟子特異者詣賓館相見，而君與焉。廼學士申維翰及張姜成諸書記，以詩結驩，旗鼓相當。大張吾軍，當收縉紳先生莫

或是先既而朝鮮使者及國林先生奉教，屬稿國昏及周老復禮曹參判昏既成，擇門人善楷隸者令昏之。而君又與焉。命賜白銀，人以為榮。五年七月，遂召為本府記室。既稟二十石，是取靈雲公方鄉文學，簪華之士，比肩於朝。而唯君與熊先生尤見電遇。而至亾狀若儀也者，亦獲從二公之後進退也。及儀行修林先生也，亦熊先生挽之，并上君推之，故能相知於心矣。十六年九月，君以經明行修為國世子侍讀。同辛淳美授經左右，頗有補益云。十七年六月，靈雲公棄羣臣於諫口邱矣。世子嗣立，是為今公。方其練經

友
儼然見星行也。君倉皇投舍避之。越十八年二月。賜
君食祿比百石。元文四年己未三月十有四日。疾卒
于家。距生貞享某年月日五十有六年矣。君性湛靖
精理。其誥昏必正襟坐對几案上。微覺有塵輒拂去
之。其攝朋友也。溫語孫辭。不立岸異。其進講於公前
也。毋甚高論。卑令可行。諄々然善於指導。故君之沒
也。朝之士大夫皆泣曰。君而逝矣。其奈無人於繆公
之側何。余始與君同社共筆研。余敗棄醉吹。遂君則
按絃為宮。聲和之。蓋忻然相樂也。其豈弟率如此。君
妻長溝氏無子。字門人名辨。為嗣。僕聞君之病革也。

考
倒屣而往。則哭聲聞於外。問之其人。則君既已瞑矣。
乃揖熊先生入。相鄉而哭。遂以某月日。葬于城東可
半里。上河魚者。以僕之同社。諳其雅也。請為之銘。銘
曰。山蒼々。考水漣漪。理玉於斯。孔固歎宜。

聚石寫經碑記

秋山玉山

間翁家海上，飯後日行沙際，拾小石扁如碁子大者，
歸置案山，盥嗽焚香，寫石以法華。又課村兒拾石，翁
皆取桀栗啖之。拾石多得，梨栗益多，故羣兒竟趨之。
貢石不絕，蓋期年寫經竣功矣。乃盛以大甕，瘞諸爽
塏之地，磨貞石，乞余記其畧。余問其所欲，翁曰：吾
願以此功德，上自祖宗，而下至妻孥及羣兒，同生天
堂，受諸快樂，則足矣。余曰：叟亦聞淳于髡對齊威王
乎？蓋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髡之，趙請赦兵，齎金百
斤，車馬十駟，髡蓋少之，因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怪

明治十八年七月廿二日午前寫

而問之、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禿田者、操
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篝、汗邪滿車、五穀蕃
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奢、故笑之、我
聞之、學仙之徒曰、千劫學仙、威儀萬劫、學佛細行、然
後可成佛、若斯其難哉、余今見子所見消、墨潘安
坐塗石、是不過一搖五指、運枯管之勞耳、而何難之
有、乃以若所為、求若所欲、而不為淳于髡之笑者、幾
希矣、亦何功德之有、翁曰、雖然、第記之、余又謂叟曰、
我聞瞿曇氏、昔在靈山、彈廣長舌、譚妙理、諸弟子記
其言、載在貝多羅葉者、自如是、我聞、至作禮而去、其

潘

文凡六萬九千三百八十有奇、名曰法華經、今叟所
瘞一大甕、碌、塗汚石子耳、台之則是離之、則非、則
瞿曇氏之經、壞已久矣、亦何功德之有、翁嘿然無對、
余曰、庸詎傷夫妙理無說、苟欲以說益之乎、瞿曇氏
之舌敝矣、故不說之說、與妙存焉、故曰、數車無車、有
成典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典虧、故昭氏之不鼓
琴也、妙云妙云、法華云乎哉、今子超大乘而上之、是
為善轉法華者邪、孰謂我心非石、不可轉哉、其功德
雖巧曆、蓋亦無能算也、是可以記乎、翁莞爾而笑、合
掌膜拜曰、善哉、余見其十指開蓮花、衆石點頭、放大

光明山河草木益變成黃金色於是乎記

玉山遺稿卷八 十三

村井君碑銘

秋山玉山

村井君諱能章字見朴一字淳民自稱復陽洞真人
本姓林田氏菊池肥後守從五位下諱武曾窈阿公
十三世之裔也夏具家牒曾祖諱能長祖諱能道考
諱能敦字知安諱容勝先生姚江氏君以元祿十五
年壬午夏四月十有三日生生十一歲言詩稍長讀
羣書旁至天文算數律曆莫不通曉從固庵藤先生
竹堂熊先生慎庵數先生游與墨君徽水斯立加仲
精母士騏友善皆博強知名之士君日夜切磨上下
其論得失相質故特濯也君業醫然惡世方技家

專重精奮然獨以仁術自任趨病家尊卑一視不為
低昂人聞其履聲即有起色所全活不可勝數延享
三年丙寅八月西海道巡檢副使夏目公至薩州疾
隣國禮當使醫員往診問焉適乏其人官使君代其
職行往未踰月莫有敗夏勞以白金寬延三年庚午
今公即位公有疾召見問治應對得宜公亦尋愈賜
歲貺之拜於是乎君之醫名大噪遠近矣君至性敦
厚不更華飾文如其人行如其言聞人之有善喜躍
不仕嘗錄邦內孝名聞于官者先後若干人為傳名
曰孝子記事以山鹿郡孫二郎為首孫二郎善事母

名顯海內高儒蘭齋傳之重其錫類也昏成錄上公
覽而嗟賞久之乃託之松山源公子及大醫令西岡
橘公而賜之序於是乎君之文名藉乎縉紳之間
矣寶曆五年乙亥春我公新與國學曰耽習館館之
左右置武學東曰東榭西曰西榭凡國之絃誦技藝
之士皆造焉邦內靡然嚮風公曰文武之學備矣唯
未有醫學其如我赤子大孔何六年丙子冬叔再春
館於角井十二月二十有七日有司擢君為醫學教
授先是君既喪明故得拜會於家自是廩人給粟輜
夫送之于館優老者也君則日夕究思諫定科條以

誘進諸生嚴和並至館中肅然從誨蓋三年入館者
三百有餘人軒岐家之言大明於國而民皆免於為
庸手刃腸胃矣於戲我公之仁斯民也既已乳哺之
又從而噢咻之則使斯民之熙々若陽春同躋壽域
者君蓋典有力焉豈不謂功奇良相矣哉後四年以
老且病辭職不允先後凡四辭乃免尚賜優給若干
老子家君自喪明後益精於音每吹簫笛彈琵琶別
構一室顏曰天際窟廣狹裁容擅槽一面靜夜獨坐
其中弄撥一再行四絃冷然與天籟相應竹月娟々
窺人其風韻高邁如此君晚得膈噎之病不食三數

月惟酒是恃余取自東都飯聞其若是也則不解裝
載酒往問焉君則欣然起坐對酌言笑如平常徐謂
余曰來去有數不久酒將絕我將為餐霞之人邪其
不以生死分意如此後數日聞君疾革也至則既反
真矣實寶曆十年庚辰冬十一月十有三日日南至
前三日也卜某日葬於萬日山先塋之側復陽洞之
稱君蓋宿知之矣年五十有九著復陽洞集三卷藏
于家娶坂田氏生丈夫子五女二人男長杙次松次
桂次桃次棟皆有才學門人受業於家壘者六十餘
人典長子六年胥謀磨負石乞銘於像既成請盈上

人而書之，皆君之石友也。銘曰：其來也偶然，其去也偶然。噫！若此人兮，舍我而仙邪？

明治六年七月十九日寫

玉山遺稿卷八 十七丁

西岳翁碑銘

秋山玉山

西岳翁諱榮長，稱善九郎。其先豐小倉人。寬永九年壬申，妙解公自豐移封于肥，而翁之曾祖市左衛門者，從從焉。遂為肥熊本人。後有故辭祿，以處士。先祖諱榮之，稱善七。考諱榮親，稱善右衛門。妣橋爪氏。祖及考皆遂什一為生，稍饒財。至翁復出任，名編士。藉然翁性沈默，不妄紛華，謝絕雜賓，以然誦為夏謹。樸恂，若深山幽谷人。室中無他長物，石爐、茶鼎、蕭然也。姪吉井氏，生一男七女。男名文字伯經，受業於予門。蚤入國學，卓有俊聲。六女皆有適。翁晚節益厭

市井喧不欲財顯乃傾橐市昏益授伯經使誦之故
伯經之業有成彬也於是翁生日落然翁不以為
意人咸稱其善貽厥孫謀矣翁生元祿十一年戊寅
冬十二月二十二日以寶曆十二年壬午夏六月初
七日卒年六十有五卜某日葬於城西里許中尾山
常住院中院主題其墓曰止靜攝心居士法諡也其
孤伯經見予而泣曰嗚呼文也不肖安能不朽吾翁
唯先生能不朽吾翁乎則逝者存者皆不朽矣唯先
生圖之予遂為之銘曰賢哉翁也訓子惜陰遺家以
經侈於贏金市井其跡志則雲林囿而不囿古之陸

沈于然于誦止靜攝心休焉斯室孔固且深

孤山遺稿卷十三

菊池正觀公神道碑

數孤山

名慤後人

嗚呼元弘以至明德四十餘年、王室之難、豈不痛哉、如夫皇統之有正閏、神器之有去就、雖非臣子之所議、然其君子小人之分、忠良亂賊之判、則天下後世自有公論、昭昭乎不可得而掩矣、蓋方是之時、忠臣烈士、不為不多、然至其一門無叛心、數世全臣節、則未有如楠氏菊池氏之盛者也、楠延尉崛起倡義中興、王室其後屢諫不聽、殺身成仁、其子其孫克遵遺訓、與南室相終始、其忠盛矣、至如菊池氏、則自寂阿公首死王事、二子繼興、能復君父之讎、

明治八年七月廿二日午前寫

遂奉征西親王專節鉞于一方而宗族子弟無不同
心協力以勤王事是以中朝不競海西獨振既而
神器入洛南方諸臣皆散而菊池氏岷強獨存傳二
十五世以終足利氏之代此其忠誠無異於楠氏而
功則有加焉楠公歿後三百餘年常藩義公聞而慕
之乃建碑於其所戰歿湊川之上請明遺民之瑜未
撰其文於是楠公之忠益以顯著而菊池氏之壚則
寥寥莫聞焉正觀公之墳在于壚之西南禪寺院中
歲年遼遠無佗表識墳上獨有一大柵樹耳邑人澀
江氏父子痛之喟然嘆曰菊池氏忠烈如彼而使楠

氏獨專其美乎謀之豪族宗氏宗氏奮曰是我罪也
我先世皆事菊池氏而被恩舊矣乃捐財建碑使澀
江氏請予文鐫之正觀公乃寂阿公之仲子諱武光
其忠烈功業於數世中為最盛事具史冊澀江氏名
公豐字子錫子名公正字子方宗氏名英盈字傳次
如三子亦可謂勇於義矣銘曰上菊池之壚俯長江
之浩蕩仰箭筈之嶮巖山川鬱勃之氣何為至今未
除也遽而悲風一起萬木皆鳴如王者師聲罪討征
士馬踊躍金鼓錚鏗蝼蟻之衆莫之敢抗也蓋忠憤
之氣不可天闕故能激風霆薄日月雖經千百歲而

未嘗竭也。况有教義士，隔世緬懷，爰建碑石，以表泉
臺。使人之拜觀九原者，益思慕徘徊，而不忍回也。噫
嘻！盍嘗觀天友少貳二氏之壙，與墓乎？寧有復泫然
而泣下者邪？

孤山遺稿卷十二 世九

府學祭酒玉山先生墓誌銘

藪孤山 名慤後人

玉山先生捐館之明年，其孤子頌以狀屬慤。以所以
賁幽宮輝千載焉。慤固辭曰：先生一世儒宗，望如泰
斗，慤之不肖，安能誌而銘之？且以賢邪？大人君子不
乏于世，以親邪？諸生弟子濟濟門下，子盍請諸子頌
曰：雖然，以先君子之祭酒府學也，而子副焉，非賢邪？
子之先君子，非先君子之友邪？則子之於先君子，誼
存通家，非親邪？維賢與親，所以屬也。慤曰：吁！賢吾豈
敢，然如其親，則不啻通家。此宜以誌而銘焉。按狀先

生諱儀、一諱定政、字子羽、一字儀、右衛門、玉山其號、
又號青柯、姓秋、山氏、豐鶴崎人、本姓村上氏、其先冒
中山氏、考諱定勝、妣篠田氏、生三男一女、先生其仲
也、家世以工事、受俸于府、未有顯者、其叔父需菴君
始以善醫為府醫、負秋山氏、後需菴君無子、乃養先
生為嗣、故改今姓、初篠田氏夢登富嶽、而妊先生、先
誕三月、呱腹中、人竒之、幼穎悟、驚人、邑有一老儒、見
而竒之、曰、後為大儒者、非此兒而誰、及長、受儒術、其
舅屏山水先生、數歲、其學大進、挺出時輩、年十九、
靈雲公命、更其業、擢為儒員、賜食俸、班下士、命需菴

君、別求其嗣、公朝江都、命先生從、遂命游昌平學
舍、益勉其學也、留五年、歸、明年又游、前後留十年、於
是先生之名、與實隆、然大興矣、一日、祭酒林公當講、
疾作、乃顧諸生、莫踰先生、遂命先生代講、一時榮之、
靈雲公薨于江都之邱、先生以近侍護靈柩、日夜更
番、以迄窆、既葬而歸、林公為序送之、出居外班、教
導子弟、居數年、隆德公以教授匪懈、賜白金若干、
且命每月三次講經宮中、公親聽焉、七何轉侍讀、
賜秩百石、從之江都、公薨、其壽宮誌銘、先生所草
也、今公即位、將改其名、命先生撰上、既上、賞賜章

服初 公之為公子也、屢召先生講學焉、及其即位、恩寵遂隆、賚予賞賜、不可勝書、其待極優、職不以劇、然召命日至、常侍左右、靡有休暇、裨補之功、蓋居多、云、由此之後、公述職就藩、先生必從焉、以為行秘書也、又命先生屢講經、君太夫人帳前、是以君太夫人之與書於公也、書中必言、秋某無恙否、聞者榮之、先生年五十、公賜壽詩一章、進班次、烏銃隊長先生上書、請中國建學、以教國之子弟、教曰、可、乃命有司、大興學宮、命先生為祭酒、於是先生薦文學之士十餘人、以備教員、制紀律條科、以整學政、加

賜職俸二百石、進班次二十名、烏銃隊長、以賞其功也、寶曆十三年、公如江都、公憫先生之老也、命不從行、是冬先生果疾、伏枕旬日、不廢吟咏、病革、扶起端坐、乃索帟筆、大書清鏡無底、冰月似我八字、拋筆而逝、為是歲十二月十一日也、春秋六十有二、以先堂地隘、更卜葬于郭東龍田山下、先生著述甚多、有玉山集六卷、行于世、蓋門人辛翼之所輯、居十之二三、云子頌輯錄完全、行將公諸一世、先生為人、體貌豐舒、眉宇秀發、少美風儀、雖既衰老、舉止洒然、自出于風塵之表矣、性蘊藉寬裕、胸無芥蒂、口莫臧否、

不喜飾行銜名。然丁父母憂，服喪六年，遵循古禮。時人難之，其為學極尚諛博，不欲門戶自建，區域自畫。其文如行雲流水，下筆數千百言立成，耳目所觸發為文章，雖俚言鄙事不可修飾，一歷其筆，變為雅馴。然至其法度格律，森然不可犯也。嘗登富嶽為記三千餘言，示之江都文宗。服子遷嘆曰：是神仙中文也。又曰：天地有富嶽，乃始有此文。其於詩尤敏，如未曾經思，然一字不苟。其或未穩，沉思累年，定後出之。語人曰：天下不乏作者，不如某之善思也。先生少時，詩名最顯，其族水斯立，才名冠時，無所推服。然嘗

謂人曰：秋君之詩，藪君之文，中君之書，吾未及也。藪君謂慤先君子也。子遷亦評其詩云：濶達而有法，蓋諸體中，五七言古及五言絕句，最為得意。一日侍公燕，酒酣，先生前曰：臣五絕闕來，所不有。當世作者，可謂警不畏蛇矣。時高子式在側，曰：子羽侵我矣。子式盲有詩名，公大笑。善隸草，草則善，諳古法，新意出之，濯濯也。畫亦率意成趣，潇洒可觀。其餘技藝多所精通，門人中以政事文學顯者若干人。少好禪書，深造其奧，故雖名緇高僧，亦時從游焉。先生年齒既高，聲譽既盛，其在江都，如高松侯日出，侯宇土侯。

樂山公子爭延為上客其在國也自卿大夫以下皆
待以師禮稱先生而不名先生亦好交游無賢不肖
皆善遇之有來訪者必待以酒食談笑竟日無厭倦
色有請必往盡懽而歸故人皆謂私已先生好施
趨人之急甚於為己見人困乏憫然分之衣食以故
家屢貧罄晏如也先生善飲晚年益壯然醉不及亂
謹不為虐故人樂先生之醉也嘗語人曰吾少有三
願登富嶽建學宮二願遂矣人問其一終笑而不答
娶衛藤氏生男二人嫡遜即子順次仲未冠皆好文
學銘曰先生之存邦家之光先生之亡邦家之殃我

銘扁石以瘞其幽石耶可泐厥聲曷休

肥後物語 五丁

肥後侯学者ヲ優待シ玉フ事

秋山儀右衛門ハ元来豊後國鶴崎ノ醫者ナリシニ鶴
寄ハ肥後領合ナルエ工醫學修行ノタメ熊本城下へ罷
出居ケリ儀右衛門學識アリテ詩ヲ能ク作りケレハ
侯召出シタマヒ三百石ノ禄ヲ賜ハリ毎日御前へ召サレ會
讀詩會講釋等仰付ラレ江戸ニモ召連ラレ甚寔遇
ラ得タリ儀右衛門元来田舎人ニテ身ヲ自由ニ持ナシ
タルコトナレハ困窮ニ存スヘキトテ随分自由ニ致スヘキ旨
仰付ラレ且酒ヲ每ミシユ工同人詰所ニハ格別ヲ以テ

毎日酒一升ヲ充給ハリシトナリ、其後家中専ラ學問
ニ向シテ儀右衛門ト御相談ナサレ替古所ヲ建玉ヘ
リ、中略侯學問ハ國政ノ基トイフヲ疾ト御吞コミアルニ
能ク學藝ヲ尊崇ナサレ用達ノ學者ハ世ニ稀ナルトイフ
コトヲ知りテ同シ臣下ノ中ニモ學者ノミハ格別ニアシラ
ト玉ヒシ事ナリトテ、只今ニ至リテモ彼國ノ儒者毎度自
滿シテ物語リセシコトナリ、

明治十九年一月十五夜寫

玉山遺稿附末

肥後故侍讀取習館提學秋山先生墓碑

澀井太室

先生諱倭字子羽其先備前牛窓人中未豊後居鶴
崎為鶴崎人姓本村上至曾祖考冒中山姓為肥工
正祖考諱重勝考諱定勝皆襲其職不調考取篠田
氏生三子以弟跡需庵者後子秋山氏業醫受俸無
子出仲子為之嗣仲子先生也先生於是為妹山氏
學方遂傳涉羣昏晝夜不離几邑老生梅園叟府文
學屏山翁偶見其莢春妹微旨歎曰將來不可測也
善詩精各法凡百技藝一見悟其妙莫不出人意表

是收肥靈雲公老嚮文學、換資為生、^負更養他子教
都 醫以先生適江郡、至則使就林氏塾、從是名譽日盛
至林公臨講席、病作、使之代講、居十餘年、靈雲公即
世、葬畢、歸于肥、弟子受業者千人以上、隆德公以為
肥於是乎濟、召賜金幣、開講前扉、益敬如世子、受
業之禮、無何、進秩為侍讀、與俱適江都、又命屢造公
子城南莊、俄公即世、公子代立、使先生作誌銘、除喪
例、當更名、先生又承命擬進、先生以舊恩故、進言莫
有所避、公察其忠誠、待遇有加、居則在側、出則入講
夫 昏于大人君夫人之官、比歸國、大夫人君夫人每

遣昏信、必曰秋先無恙否、賀五十之年、進班比執、卒
長親昏詩、與之、先生豁達、不修邊幅、然中實小心、以
為猥膺優禮、念所以為報國、在職無可為者、建議與
學校、薦俊選十餘人、為司業、公乃立先生為提學、學
成、講孝經、新帥卿大夫士、能為、轉一階、從上士秩、先
生自始、從靈雲公東、凡十餘行、所過莫不希知名、得
其詩、其昏為榮焉、被酒輒曰、我不踐舊轍者、其得之
也、以沈思也、蓋人知詩之、蓋當世、而不知行之高一
也、豈亦不免為才、可使耶、寶曆十三年、公朝江都、見
老且衰、留視學政、駕癸、構一樓于所居、後臨流、負林

獨坐其上吹笛以自娛其冬十二月十一日歲六十
六卒葬諸城東龍田山所著玉山集若干卷遺稿若
千卷配衛藤氏生二子長曰遜字子順次曰仲未冠
今茲安永二年子順懼碑銘未成同耽輦流稍為異
物以余先君子既与之交又淑余于末年致所撰狀
與數士慙墓誌請余為之稱余者羽生澀井孝德今
見仕佐倉知屬意重誼不容辭叙其首末繫之以銘
銘曰

嗚呼先生志之斯立行之斯遂斯繹其概斯實有使
豈無阿曾祥由富嶽聲加薄海實存建學自信其祥

自銘其心少長不改造詣固深功在可期名非所必
名立功從功立名溢嗚呼先生登嶽報祥登蘊著神
詩已盛唐又亦先秦百餘歲年豪俊如子視之蔑如
當之無難寬而不肆栗而不局師友無益姻親無焉
居喪六年守忌終身古禮久廢世無數人居困而安
視窮而施遭逢有幸外內無私嗚呼先生生此大藩
逢此賢君藩國崇儒君亦母文入侍間燕出遊諸侯
從此俊髦遍彼名流清鏡無虛水月似我比之孰敢
居之自可揮違婦人措筆息絕國喪遺老世乏英傑
本無城府側容緇黃莫望不哭莫聞不傷不有敢隱

不有敢益後世史氏此石斯徵

明治十八年七月十日寫

孤山遺稿卷十二 三牙

大詢公幽宮誌銘

藪孤山 名慤 肥後人

天明七年辛未秋九月十有六日、公薨于江都、冬十有一月、公之喪至自江都、十日、葬我君大詢公、公諱賢年、後改治年、幼字胤次、號中務大輔、後改越中守、靈感公之長子也、以寶曆九年己卯四月二十有五日生、立為世子、安永二年癸巳、謁大將軍、明年甲午、拜從四位下、侍從、天明五年乙巳、靈感公薨、十二月、公立、立三年薨、遺命曰、社稷賴于長君、其必立、字土侯、侯推恩、別封、於是入立、是為今公、恭惟、公溫恭簡默、有人君量、既承、靈感公

善治之後委任舊臣率由遺制一無所為而闔境歡服矣其疾病也臣庶至有以死禱神者云銘曰赫赫我肥表于西州撫邊威蠻不易維侯烈烈解公始錫茅土開國立基貽謀孔臚令子令孫靡世不仁靈考有績舊邦益新公續其緒厥德淵淵既治且化何與何權我有大猶耆耄維龜我有役事百司維肢我君之子謳歌誰歸我國之公壽考無期天之不聰弗聞于德降此大喪癩我邦國嗟公沒世民不能忘爰鑄貞石以告無疆

石梁文集後編卷五

築地先生墓碑

樺島石梁名公禮後人

賢友肥後州人吉府學教授先生築地君名與忠字敬甫稱壯七其先薩人至主水左衛門時來宦人吉終為肥人主水之玄孫名典充稱惣左衛門娶阿川氏生君君自幼好學嘗遊東都從我平洲紀子而學者前後三次九八九年學大成矣余之始從紀子也君先在其塾焉以余有一日之長君不以余之不肖推余置之兄事之交親串極深君為人敦重恭而寡言研精過人時塾生衆多而每夜深衆寢君獨據几讀書一燈熒熒達曉不已以為常衆皆服其勤力矣

君已為府教授。君寵優渥。數加祿賞。又進為先鋒步卒隊將。教授如故。今茲文政三年庚辰八月十三日疾卒。享年五十七。葬于南陽軒先塋之域。余屈指同塾之日。今且四十年。一時之友。長少皆已為異物。見州佐子申。久絕音耗。不知幸無恙否。外此。則獨君儼然。懷後凋之資。加以矜式一藩。榮達殊他。余甚賴焉。柳人生之不可虞。乃今而又聞此奄忽。嗚乎哀哉。君娶米良氏。先喪。生二男。長曰未濟。字伯勇。從余遊多年。為習教館都講。次曰永煥。冒赤坂氏。一女未笄。再娶金谷氏。生二男。曰文吾。夫曰猪作。先君三月而歿。

韓村遺稿卷二十六

負郭桑滿先生墓銘

木下犀潭名業廣肥後人

先生諱伯順。字子義。桑滿氏。負郭其號也。祖諱道隣。考諱元洵。居肥之菊池。世業醫。至先生最精其術。旁以儒學教鄉人。文政中擢為侍醫。無幾轉醫學司教。弟替考醫業數年。辭疾退居鄉里。仍列醫員外班。以年資賜祿百石。安政丙辰年九十。例賜九曜章衣。明年丁巳八月初八。逝於正觀寺村之廬矣。初菊池有君子者。曰松石。澁江先生。繼其父紫陽先生。教授鄉閭。父子並受學鶴灘。加加美氏。鶴灘者。聞護園復古之說而悅之。從博泉水足氏。問難古義。而其人素尚

士行雖事博泉如師至於踐履則別有所持守蓋有道之士也故澁江氏之學生本漢唐傳疏而松石先生最以德行稱先生爲其門高足弟子恒謂人道在忠信禮讓賢者以成其賢不肖者以不失其身聖人教人大旨不外於此是以其持已也直而畏其接人也順而誠事雖細微執之必詳審謹密業廣事先生四十餘年未嘗見一事負人一語及人短長此本諸師訓約而守之也仕途方酣而超然抱肥遯之志辭官而歸與野客村老相揖於山水之間吟詠自娛其恬退之風比諸鄉之先賢蓋或青於藍云先生容貌

清臞動止安徐既躋奇壽聰明不衰暇輒手卷鈔注丹黃爛然至無虛白作文尚典雅不喜李玉奇僻書法端楷雖倉卒所作皆存矩矱業廣自幼游先生之門受孔傳諸經既長入國學讀程朱書先生不奪其志寄詩勗以醇儒嗚呼業廣未能守先生之教又未能執几杖山中收斂檢束以自淑而先生逝矣哀哉先生娶石淵氏有二子曰永錫曰廉退皆先沒嫡孫恒齋承家恒齋既薨先生於熊耳山下命業廣銘其墓乃謹爲之銘曰
盱彼好爵人造其步車顛馬仆燿莫覺悟君子說輒

履以其素其素惟光道古德裕桐華之水熊耳之樹
嗟今之人觀於斯墓

韓村遺稿卷二 廿二

原田直清墓表

木下犀潭名業廣後人

藩番騎原田彌三右衛門諱直清自幼好讀書不修
章句意恆慘澹如有所求而不得也弘化嘉永以來
墨英等夷更遣使乞互市邊疆戒嚴防海之議紛興
君慨然自奮且謂清人置夷情於膜外道光阿片之
亂事皆出於意料外措置失宜覆轍可鑒也於是地
理土俗兵制器械等文字及風聞書報凡涉夷故者
必極力攷索而恐譯洋書者不得其實從奧山靜三
學讀和蘭文字刻勵五六年頗能通文理嘗語人曰
使吾往探夷情而有裨於事身竄於亞墨利加暴骨

岸嶼無憾也。夷使之屢來也。虛喝貪饕。陵蔑國禁。而廟議一主撫綏。開港設市。皆如其所請。天下疑且危。苟有氣節者。搯扼切齒。私議其得失。而君則微笑於其傍。無所可否。時或裏數日糧。獨出海上。操輕舸。往來風浪中。或攜一劍。上下海岸。舉港之間。觀其要害。虜其意。若曰。戰則戰。和亦終戰。遲速廟堂制之。士唯知捍禦為職而已。其沈勇不競。行已有地。步者亦如此。為人中剛。外溫。至酒酣興熟。徐吐其所畜。井井有條。理而語言。呐呐。又為和氣所薰。人或不能悉其所言云。安政己未之秋。癘疫大行。君罹劇症而沒。實某

裏

月日生二十九年矣。噫。

安井息軒評世之議防海者。率捕風捉影之談。著實如此人者。蓋無幾已。而又不幸早沒。予終不能無疑於彼蒼蒼者所為也。噫。

韓村遺稿卷二十八

大官司阿蘇公碑銘代

木下屏潭名業廣肥後人

延元元年足利尊氏為王師所敗西奔筑前吾曩
祖阿蘇大官司宇治公從菊池武敏邀戰於多多良
濱不克身負重創走于肥前小杵山自刃死事戴于
太平記矣公死時遺一錦囊於巖谷間小城土人獲
之中實詔牒等書有牧秀廣者夢神人謂已曰囊
中物阿蘇氏之至寶也必還諸其家如是者再既而
神又為童子責曰我冥汝於此護吾寶者三年汝必
終我命言畢手揮竹葉冉冉昇天去秀廣乃記其事
并錦囊馳使致之阿蘇事在延元三年而其記則云

大官司死于天山，戰國以來，門祚衰替，重以壤地阻絕，子孫不詳其山所在者數百年矣。近歲西肥人士來遊吾阿蘇者，往往為惟治語天山事，曰：山在小城郡北，與松浦交界，上安五輪石浮屠，稱阿蘇塔，即大官司之藏也。傍有十餘碣，蓋葬從者也。其地志載：多良濱軍敗，大官司間關取山路，出西肥，經千葉胤貞邑，千葉氏既附，尊氏土兵貨視，敗將羣起赴之。大官司尚有兵百餘人，戰於天山，賊衆士殲，退至小杵山，道梗自殺，臨終謂從者曰：「天山頂可望見阿蘇山，噴焰必瘞吾於此。」因如其言云。又曰：小杵在松浦郡。

椒

今呼枚羅山，南距天山之椒里許，岡脉接連，因知太平記詳其所終，而秀廣則以戰地統之也。謹案公諱惟直，稱八郎前，大官司諱惟時之子也。元弘三年北條高時遣兵寇大和河內，公率族人惠良、惟澄等赴難，往至鞠港，獲大塔親王令，即歸國，糾義旅討隣境黨逆者有功。詔食阿蘇郡如舊，加賜邑于豐後筑前公弟惟成，稱九郎，亦殉節於天山。興國中，以兄弟併命，恤以隈牟田守富二莊，西肥人又云：天山南趾有村曰松葉，有古墓，能為禍崇，土人以象劍禱病，願驗，傳為葬阿蘇氏貴臣者。太平記稱九郎下山陷賊。

中不言其所死處是墓豈其藏魄之地邪然今不可
考焉嗟乎當尊氏之始至羽翮鍛鱗甲敗苟使擁兵
者邀而擊之一舉而王室可安也然而菊池武重
奔命上國前大官司亦奉詔在京師筑紫將士昧
于大義背順附逆勢如倒瀾獨公與武敏以留守餘
兵奮當先焰苦戰不利忠勇墜命天下後世為王
室悲之迺在我後嗣其可不興慨歎乎哉惟治謹考
所聞參以家譜製文以文久某年勒石於天山阿蘇
塔側係以銘曰
猛獸叫止巖壑裂上有烜金甲淋漓戰血我車既摧

我弁既缺臣事畢矣誰收吾骨維石輪困表于高岡
鬼神呵護五百星霜徵諸恤典伯仲聯芳英靈不匱
雙虹揚光成敗一時綱常萬古浩浩元氣無散無聚
日星以明風雷以鼓民生好懿況茲祖武敬考偉烈
勒銘嶙峋維嶽相望二肥是隣天衢空洞無有盼根
神其往來臨爾後人正四位下阿蘇大官司惟治謹
撰

韓村遺稿附首

木下子勤墓碑銘

安井息軒名衡

予閱人亦多矣。獲友二人。曰鹽谷毅侯。曰木下子勤。二人者少於予。或十年。或五六年。而其才之與學皆長於予。遠甚。毅侯仕山形。侯僑居江戶。雖已老。猶得時往來相歡。子勤則歸於熊本。不相見幾二十年。文久壬戌。予與毅侯俱昇於幕朝。子勤亦徵。時子勤在京師。竊喜庶幾不日復相見。而子勤則謝病西歸矣。自羽撤。倥偬郵書。亦不時通。心為之耿耿。三四年。慶應丁卯七月。忽得子勤之訃。予大驚。與兒益哭之。寢間一月。毅侯亦沒。嗚呼。二人者逝矣。而予子然猶且

托餘喘於兩間感痛如何又問一月子勤第某甫及
遺孤信之書至附行狀及年譜請銘其墓回思往事
歷歷上心欲辭不能乃據狀序之曰君姓木下諱業
廣子勤其字也通稱字太郎後更真太郎鞞村犀潭
澹翁皆其別號其先蓋仕菊池氏菊池氏亡降為編
戶猶世居菊池里考諱衛門以懿行聞於鄉里一邦
君獎賞毋宗氏生四男君其伯也甫十歲受讀於鄉
人桑滿伯順或戲問曰讀書欲何為對曰欲不為小
人耳年一章從遊於府學助教大城氏二十二以學
業優長許梅氏帶雙刀明年舉府學居寮生員天保

聞

乙未年三十一擢為伴讀班中小姓歸謀於父默然
者久之曰縮汝十年命則能矣於是往侍于江戸後
常扈一駕東西庚子兼進講於一世子壬寅轉一世
子伴讀甚見信任隨事納規一以至誠尤致意於德
色消長之間有事關大體者輒造長官爭之往往自
夕達旦人或以為持論大嚴而不少顧慮侍一世子
凡九年令德日躋而嘉永戊申不幸捐館君悲惋不
自勝體氣頓衰明年為府學訓導安政甲寅兼諸一
公子侍講己未賜廩米百石文久壬戌一成山公子
如京師時君以事在告一公子以畿甸不靖請起自

從明年春在京師會幕府有命特徵君曰吾起編戶
恩眷至此未知所以報台命雖嚴非吾所敢當也遂
以病辭即日西歸因病免元治甲子山陽用兵一公
子會師于小倉復命從之慶應乙丑復為府學訓導
進班物頭丁卯五月以病沒距生文化乙丑得年六
十有三葬於城東龍田山始娶高橋氏生三男二女
先沒其二男二女亦夭叔承家即信也繼娶吉村氏
生二男稱小吉郎稱哲三郎小吉郎出繼叔氏之家
三女一嫁安藤氏餘皆幼君幼豪宕數出不遜語伯
順引儒行痛責之君俯伏流汗始知忠信篤敬為持

身之要嘗曰學自寡言入又曰無識故無量是吾不
忠信篤敬處晚年則曰我久不問驕傲不遜之謂危
矣哉蓋其克治之功非一日也然人見其顏色和愉
以為性然矣學生程朱然不肯墨守以愷悌近情為
宗其處家庭友愛曲至兄弟相聚論詩談文怡怡如
也每聞世間有傷生戕情之事則往往為數日惡接
見貴族齊邀唯謹曰為下而傲戰國以來儒者之大
病非聖人八年始教之讓之道也教導生徒務獎其
善從資稟所近而造之不律以一定繩尺曰聖門之
教因其材而篤焉後世門戶之學興必欲使人從已

所好實材所以難得也。我則從其所嚮，自後驅之，要期於成耳。其說經融洽情理，取徵於日前平易之事，不為隱微深奧之論。聽者怡然，往往不覺為經典法語。然至人倫所關，若情性之變，則委曲剖析，使人惕然悚動，有所省發而止。尤以黨禍為戒，門人有結社往來者，痛禁之，謂是非分明，非國家之福也。晚年更曰：正邪之分，譬如男女謹於室，猶是可。至於清議分流，則兄弟相閱，元氣索於斯矣。及洋學興，門人有讀蟹字者，則勉以通觀大勢，講究兵略。又汲汲以甄別教旨，遏絕民害，為儒者之任。其言曰：今日為吾道厄。

運維持之功，當期於百年之後。目前事為不足道也。又曰：聖人之治，建極明倫，父道也。厚生利用，母道也。孔子愛禮棄羊，寧去母道，不失父道，是為義利之辨。洋夷為國務，惠恤其民，是獨得母道。若夫倫理綱常，則亡矣。然為舉世所歎艷，自今而往，彼此消長，駸駸乎有大義拂地之勢，可不懼乎哉。其於國也，務致力於冥冥之中，無訐直之言，矯激之行，常存心於濟人利物，治民之方，斷獄之理，井然具於胸，有時而言之。雖老於吏事者，莫不歎服，有所規畫進獻，不敢泄焉。至有以忽然絕物病之者，至疾篤，客有談時事者，輒

覺頴曰止。孤與吾疾為敵。一夕門人侍側。適聞有喟語曰。荷荷二分矣。及覺問何所夢。曰。南下二豎。分明相攻。痛苦不可言。門人曰。得非平生之所憂乎。頴之疾既革。其發於譖嚙者。曰。竟是正心直道。或曰。東首辱臨矣。或曰。命召矣。沒之夕。忽起。急呼朝服著之。言不及家事也。既葬。門人私謚曰。忠獻先生。蓋為不誣焉。銘曰。

道在卑近。積之則崇。是吾子勤。日省其躬。以成其德。爵祿以豐。以顯父母。其孝乃終。松榮柏悅。蘭枯蕙恫。維室雖遠。休感則通。

衡

老銘君墓。吾心如衡。

辱知安井衡撰

明治戰七碑文 手書

春原誠志君碑 收田霞峯子書
字約八分許

栗本鋤雲

誠志舊松代藩士織右衛門之次子也。戊辰之役。從
藩兵。擊越賊於釵山城而敗之。遂北到越後荒井
驛而還。藩主嘉其與祿五石。後賊復侵甲斐。誠志勇
出戌甲越。數月賊退而止。二年為松代學校生徒。幹
事。七年為電信技術三級生徒。以次進陞工部技手
見習二級。十年西南事起。以職事徒行間。馳驅南肥
馬見原地方。到處軍機警報。最極匆劇。而鞠躬盡瘁。
未嘗一日懈怠。頗得稱職之譽。至九月賊始殲。而偶

明治七年五月曾校

感惡疫。十月二日遂歿于熊本軍團病院。距生嘉永
壬子實二十六年也。於此同濟諸人。憫其死類殉國
相俱醪金。勒石以傳不朽。抑亦由誠志平日忠厚之
所致也哉。

明治十一年二月

明治戰七碑文 三才

陸軍中佐高島茂德君碑 坂上真子譜

中村正直

君諱茂德。初名松次郎。福田榮壽翁好政之第三子
也。養高島四郎太夫源敦為嗣。自少嗜學術。善英語。
至橫濱。受砲兵術於西洋人。亦學法蘭語。業大進。及
就官。累進職。任明治元年為砲兵差圖役頭。取既而
移住駿河。為靜岡藩兵學校教授。明治三年始入陸
軍。為准少尉。為陸軍少佐。七年為中佐。熊本鎮臺幕
僚。准官參謀。叙正六位。九年兼熊本衛戍司令官。會
熊本亂作。十月廿五日戰歿。時年三十一。葬肥後國

熊本花岡山有子二人。長子左滿元來請余銘其詞。
曰。不有死者。亂何由平。能盡其職。不愧干城。
明治十年九月

肥後國寶華山摩崖扁字

靈巖洞東陵□□

檜垣家集補註卷上第九張曰靈巖洞ノ文字天龍寺
第三世ノ住持唐僧東陵ノ書ナリ

桂菴禪師碑銘

佐藤一齋

室町氏之季、文學掃地、緡紳博士、遞世衰替、而淳
屠氏專秉文柄、是以遺明之使、率在五山僧徒、且
當昔博士家、嚴守漢註、不許濫用新註、則世欲講
程朱之學者、必遯入緡沅、斃其顛、而儒其學者、往
往而有之、在昔薩摩國、有一禪師、曰桂菴、字玄樹、
號島陰、本貫周防山口村人、不詳倍族、童丱往洛
龍山、從雙桂和尚受內外學、嘉吉二年、師齡十六、
削髮登戒壇、儒書則依遵宋說、耽聞東山、惟正慧
山景召、並講四書、禪餘往學、得益不訖、又能文詩、

桂

薩摩

應仁紀元師中選使明國入見憲宗宴費頗渥居
凡七年遊蘇杭間親從鉅儒攻朱氏經學尤邃書
蔡氏傳其於詩章則與彼土文士相頡頏每一詞
出藝林傳誦稱其有盛唐之風文明五年歸報使
夏當是時京師兵燹騷擾不能譚學於是暫避跡
石州亡幾又赴西州是時東肥菊府新寘黌館崇
儒學師往而客之既而薩摩國龍雲玉洞禪師暨
其國老數輩薦師於國主公公乃厚聘請師十年
二月師遂來薩摩始謁公於市來公一見服其雅
量特加禮敬明年命敕一寺於魔府住師於此因

號其寺曰島陰院曰桂樹十三年夏師又與國老
伊地知左右衛門尉重貞胥訖始刊大學章句於
魔府實皇國印行新註之嚆矢也長享二年遷寺
於城西為今城北射圍段地初寺瀕海岸善為風
潮所墮至是更地稱呼如故十月奉命適日州飲
肥董安國席先是明高貢船多泊飲肥公遣族人
忠虜鎮其土使師兼掌簡牘自後教往數還弟子
益衆皆新刻大學盛行叔亦漫漶至延德四年師
再來槩諸桂樹禪院明應九年如洛欽奉欽帖主
建仁寺尋轉南禪寺未幾辭職明年歸薩嘗精訂

國說以授其徒至是別著一帙辨經註漢宋之同
異當依宋說又以國字解朱註例定國說式皆梓
行之既乃築方丈於伊敦村名曰東歸菴而自老
焉以永正五年六月之望溘然示寂於東故菴壽
八十二掩骸於菴地所著各有島陰漁唱及文集
雜著若干卷曩者薩摩藩士伊地知小十郎季安
遠寄其所著禪師傳且謂桂菴雖淳厚而於吾藩
即為儒學之家矣星霜既久人莫能知其由因與
同志者相謀將戮力樹一碑以傳其跡碑記之文
敢以為請願余不文固宜辭而詞意懇款遠方辱

屬不容峻拒乃漫撮其一二經緯之余嘗為禪師
像贊今復畧之於此以代銘曰

吾道一貫無隱乎爾身披禪衣心服闕里洛泝東
漸寔自師始心月千古桂影遠被
天保十三年歲次壬寅七月下澣

昌平學教官佐藤坦撰

明治日報 千二百四十四号
明治十六年八月十九日

註

新註印行嚆矢

鹿兒島縣薩摩國鹿兒島郡上伊敷村(縣廳ヲ距ルコト西北壹
里十二町)ニ僧桂菴ノ墳墓アリ、桂菴ハ周防国山口ノ人ニシテ、
洛ノ竜山ニ往キ、双桂和尚ニ從ヒ、内外ノ学ヲ受ケ、應仁年間
明国ニ使ヒ、程朱ノ学ヲ攻メテ、既リ、終ニ薩摩ニ来リテ、国王島
津忠昌ノ厚遇ヲ得、始メテ大学章句ヲ刊行ス、是レ皇国ニテ
新註印行スル嚆矢ナリトイフ、永正五年(本年ヲ去ルコト三百七
十八年)薩摩ニ歿ス、壽八十二、佐藤一齋ノ碑銘アリ云々、

吾古日録下冊六十五才一話一言卷十五

對馬國八幡宮鐘銘

只天寶四歲乙酉思仁大角子為賜夫人山村無盡寺
鐘成教受内成記時傾助在衆臥僧村宅方一切壇
越并成在願首者一切衆生者苦離樂得教受成在
節雀乃秋長幢主

藤貞幹曰右鐘傳在對馬八幡宮按大角子新
羅位階ノ名ナレバ其國所鑄ノ鐘ナルコト知
ベシ天寶ノ字アルヲ以テ倍揚貴妃ノ化粧鐘
ト稱ス固ヨリ意義ナシ

一話一言卷十五右文誤写モ多クハケレ文跡語ヲ成サレ所此方ノ人ノ文ナ

對馬

ルベシ然ル天寶ノ年号ヲ用井シテ疑フヘシ天寶四載ニ西トアル此方天平十
七年ニ西ニシテ聖武天皇ノ中ニ當リ上野国那須ノ碑ノ永昌ノ年号ヲ用
シモ思ヒアハスベシ鐘ノ摸樣ニ天人ニツ大キナル菊花ノ形ナトスリタルモ
有キ

明治五年七月廿九日

對馬清玄寺鐘銘

今上皇帝聖壽萬安國主惟宗朝臣貞國。本寺檀越
惟宗朝臣信濃守盛家并子息職家信女信柞庭祐啟筑
前州葺屋金屋大工大江貞家小工十五人應仁參
年己丑十月二十二日住持比丘雪梯妙騰謹誌旃
大日本國對馬州仁位郡溪岳山清玄禪寺住持雪
梯和尚欲鑄鉅鐘以啟發濁世之民贖上

誠云應仁三年丙子日文明改元アリタリ然ル十月二十二日ニホ應仁
ト記ス西國中ニ於テ最僻遠ナル孤島ニ年号改元ヲ知ラサリシヤ



